

细分析 紧思量 懂大招 收罗网

国家行动

【长篇小说】

程琳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PRESS
ART PUBLISHING LTD.

国家行动

【长篇小说】

程琳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行动 / 程琳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94-0935-5

I . ①国… II . ①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7556号

书 名 国家行动

著 者 程 琳

责任 编辑 聂 斌 孙金荣

特 约 编辑 李雪洋

专业 审读 王凤君

责任 校对 郭慧红

封面 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面 设计 李 亚

出版 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9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935-5

定 价 4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 001

扳机有条不紊地扣动着，像是在电脑里打着杀人游戏！“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开枪，一分钟之内，三死一伤。”苏岩汇报时，嘴都哆嗦了。

第二章 / 048

“有你关照，谁敢欺负我呀！”刘元对苏岩始终客客气气的。走出看守所大门，一口浓浓的痰就结结实实地吐在了苏岩的脸上！

第三章 / 096

“我本来想把你撞死。”刘唐盯着苏岩的眼睛。
“我看中国还有两个地方没有解放，一个是台湾，一个就是益州！”李良吼道。

第四章 / 151

“盛唐集团包庇逃犯刘元”——警察们举起的横幅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舆论顿时炸了。
公安部部长韩健问：“什么时候能收网？”

第五章 / 200

黑洞洞的枪口顶着头，苏岩淡定地把枪里的子弹一发一发地退了出去。其他特警照做。

郭子强万万没想到，苏岩这帮逼警察还能如此面对生死！

第六章 / 257

最高层的批示下来了：在中国，没有特殊公民，更没有铁帽子王！

刘唐紧紧地抱着苏岩：“我他妈其实就是一个还得让你骑破自行车把我拉回来的酒鬼！”

后记 / 312

第一章 | CHAPTER 1

〔 1 〕

聂树远从监狱出来后，到处扬言要杀刘元。刘元没什么反应，刘元的哥哥刘唐却十分担忧。

刘唐所担忧的不是怕聂树远去杀他弟弟，他弟弟早就是杀人专家。聂树远真要去杀他弟弟，死的一定是聂树远。刘唐怕的是由此发生血案，那对他影响太不好。他现在是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如果他弟弟是个大杀人犯，那就糟了。

为了消除隐患，刘唐给彭云河打电话，让他帮着去摆平聂树远。

彭云河有些不解：“你想让我怎么去摆平啊？”

刘唐说：“你让聂树远断了去杀我弟弟这个念头就行。”

彭云河笑了：“聂树远去杀你弟弟，纯粹是在吹牛逼。他和好几个人都说过这件事儿。唐哥，他真要去杀你弟弟，他会这样大张旗鼓吗？他这么说，无非是想给自己找个面子！”

刘唐心知肚明：“那就给他这个面子吧！”

彭云河更不解了：“干吗要给他这个面子？他是个臭无赖！”

刘唐说：“正因为他是個臭无赖，我们才不能和他一般见识。聂树远不就想要个面子嘛，那就给他！”

彭云河说：“怎么给呀？”

刘唐说：“聂树远现在穷得都快卖血了，我估计他是想要两个钱！这样，我让刘元拿笔钱，你帮我去劝劝聂树远吧！”

【2】

一月初的益州市已经春暖花开，不少年轻的姑娘都穿起短裙，露出了雪白的美腿。

彭云河把聂树远约到了河边，一边看着眼前不时走过的美腿，一边悠闲地喝着浓郁的大红袍。

眼前的这条河叫益州河。河水静静地流淌，河边有各式各样的茶馆。午后的阳光很温暖，男男女女们坐在河边的一个个茶桌旁，喝着茶聊着天，无比惬意。

就在这无比惬意的氛围里，彭云河一边给聂树远倒着茶，一边深情地劝着聂树远：“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整天再打打杀杀了。”他指着远处的几个女孩，“你看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你得抓紧时间去干呐，树远同志，你要把在监狱里失去的好时光夺回来。”

聂树远喝着茶，抽着烟，没怎么接茬儿。

彭云河开始还是很有耐心，一本正经地问聂树远为什么要杀刘元。

聂树远讲起与刘元陈芝麻烂谷子的恩恩怨怨。彭云河没怎么认真听，混社会的这些人没什么正经恩怨，因为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被砍下一条胳膊一条腿。

聂树远曾经混得比刘元有名气，后来被刘元超过之后，一直有些不服气。两个人斗了几个回合，聂树远就被莫名其妙地关进监狱里蹲了好几年。

聂树远说：“我进监狱一定是刘元搞的鬼，这次说什么我得要弄死他！”

彭云河说：“行了行了，都已经过去了。你要往前看，不要再斤斤计较了！”

聂树远说：“这怎么叫斤斤计较？”

彭云河起初的态度是和蔼的，可见到聂树远老装逼，内心十分不舒服。

当聂树远说“老彭啊，你不用劝我了，反正，我得要杀刘元”时，彭云河终于火了：“聂树远，就你这个熊样，还要杀刘元，真是给脸不要脸！”

彭云河突然发火，聂树远有点发蒙。

彭云河指着聂树远的鼻子，一点没客气：“还以为你是过去的聂树远啊！撒泡尿看看自己吧，你现在连个弟兄都没有！”他指着身边两个年轻人，“我还有两个小兄弟呢！你他妈的连我都不如，你还好意思说你要去杀刘元？你也就是嘴上说说，自我快乐快乐吧。”

聂树远满脸通红，他说杀刘元真的只是说说而已，现在被彭云河这

么无情地揭穿，他被弄得手足无措。

彭云河把聂树远的气焰打消之后，又拍着聂树远的肩膀，变得温柔起来：“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现在要钱没钱要兄弟没兄弟，你去杀刘元，没等你到跟前，你就得先被刘元杀了。听哥一句劝，马上打消这个念头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聂树远最后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那我这几年监狱就白蹲了？”

彭云河笑了：“怎么能让让你白蹲呢！刘元答应给你五十万！”

聂树远愣住了：“给我五十万？”

彭云河说：“没错，就是给你五十万。”

【 3 】

刘唐其实让弟弟刘元准备拿一百万，剩下的五十万，彭云河要自己留下。聂树远心里很是不满。

彭云河说：“给你五十万，你就知足吧。刘唐起初只是答应给你二十万，是把他给忽悠了。”

聂树远不信：“你是怎么忽悠的？”

彭云河说：“我告诉刘唐，你为了杀刘元已经通过刘铁军买了一把六四式手枪。那把手枪你是花一万二买的，我还告诉他，你还打算到东北去雇两个杀手来益州……”

彭云河说得是声情并茂。忽悠人是他强项，这也是刘唐让他来劝说聂树远的原因所在。

聂树远最终被彭云河说服了。他觉得确实应该分给彭云河五十万。

两个人达成共识后，彭云河给刘元打电话，让刘元过来和聂树远喝杯茶，把他们之间的恩怨了结。

但刘元自己没有来，拿着钱来和解有点儿不太光彩。刘元派手下钱凯和吴立波拎着钱来到了河边。

钱凯、吴立波在刘元的手下不是很出名。他们两个人长得白白净净，钱凯还长着女人一样的手！

那双手又白又嫩。

彭云河问钱凯：“你身上也这么白吗？”

钱凯说：“我上身差点儿，但我的腿绝对比手还白！”

聂树远不太信：“那你脱了裤子让我看看呗！”

钱凯贱兮兮地说：“你真缺。”

在钱凯与彭云河、聂树远闲扯时，吴立波把带来的两个皮包放在了茶桌上。

两个皮包不是很大，但每个装五十万现金应该没问题。聂树远、彭云河都在想，这样分开装也挺好，省得一会儿再分了。

两个人想钱的时候，两个皮包打开了。

但皮包里装的不是钱，是两把崭新的六四式手枪！

在大家满眼惊讶的目光里，钱凯、吴立波就各自从包里拿出了枪。

钱凯把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在了聂树远的脑门上。

随着枪响，子弹把聂树远的脑浆都打了出来。

钱凯、吴立波来之前刚刚吸完毒品，他们开枪射击时，那个平静那个沉着，仿佛他们是上帝派来的！

聂树远、彭云河，加上两个小兄弟一共四个人。钱凯、吴立波对这四个人有条不紊地扣动着扳机。

那感觉一点不像杀人，像是在电脑里打着杀人游戏！

【4】

这天，益州市公安局在人民广场搞了场很大的“人民警察为人民”主题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为群众返回赃款赃物，有为群众解答法律问题……

这个活动很重要，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全都到场助阵，在活动即将结束时，益州河畔响起了枪声。

开始接到通报时，局长李良没完全反应过来，他命令刑警、巡警、特警设卡堵截嫌疑人时，还有板有眼，但当他详细地了解案情后，大脑有点不会思考了。

“光……天化日之下，两……名歹徒，当……众开枪行凶，一分钟之内，三死一伤……”

苏岩是刑警支队一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主要负责的就是“命案”。参加公安工作这么多年，苏岩什么命案都见过，但今天这个命案，他真没见过！苏岩向局长李良汇报时，嘴都哆嗦了。

苏岩的嘴哆嗦了，李良的心也跟着哆嗦了。李良抓住苏岩的手，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老弟呀，拜托你了，无论如何要把人给我抓住。”

【 5 】

下面发生大要案，省厅一般只是派出相应的业务部门参与侦破指导，副厅长能来的都很少。但益州市发生的这起涉枪“严暴”案，公安厅的一把手徐永年亲自带队下来了。

省城到益州有个四小时的车程，局长李良提前两个小时到高速路口等着。徐永年下来最反感这样高调接送，平时，李良决不会讨这个嫌，但这次他却早早地就站在收费站附近等待着徐永年的到来。

益州市发生了这么大的血案，公安局的一把手承担点责任在所难免。李良来接徐永年不是溜须拍马，是准备负荆请罪的。

案发后，李良是向厅里分管的副厅长做的汇报，但厅长徐永年却很快打来电话。徐永年问李良：“那两个凶手开枪时神态自若，杀完人之后还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现场，是这样吗？”

李良说：“是这样！”

徐永年又问：“当时围观的群众都看傻了，以为是在拍摄美国好莱坞大片，是这样吗？”

李良说：“是这样！”

徐永年放下电话之前，李良就听到了茶杯摔在地上的声音。

李良很清楚徐永年这次亲自到益州来除了指导破案，搞不好还要拿他这个局长开刀。益州的社会治安一直不太好，队伍调整时，徐永年特地把自己最信任的李良调到益州来，目的是希望李良能打开新的局面。

现在倒好，新的局面没打开，好莱坞的枪战大片却在益州上演了。

等待徐永年的这两个多小时里，李良感觉自己的大脑完全木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这场注定要震惊全国的大案，最终会演变成什么奶奶样。

内心无限凄凉的李良就这么站在无限凄凉的夜色中等待着徐永年的到来。

好在徐永年的车队即将到来时，李良接到了苏岩一个并不凄凉的电话：“局长，那两个人我全都抓到了！”

【 6 】

苏岩自己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把钱凯和吴立波抓住。

众目睽睽之下，钱凯、吴立波那么从容地杀人，那么从容地离去。苏岩起初以为钱凯、吴立波一定是经过了精心预谋。既然有预谋，那就一定事先做好了逃跑预备。

真那样的话，迅速地抓到他们俩一定得有巨大的难度。

意外的是，抓他们俩一点儿难度都没有。

钱凯、吴立波杀完人之后，就换了手机，换了车，准备逃到云南。

正常来说，他们这样做搁过去也同样不好抓，可现在的公安系统早

已今非夕比，各种侦查手段应有尽有。

钱凯、吴立波在郊区准备换乘卡车离开时，就被预先埋伏的苏岩等人摁倒在地。

两个人被戴上了手铐后，苏岩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直接问钱凯、吴立波：“下午，真是你们俩开的枪吗？”

这时的钱凯、吴立波仍然沉浸在毒品的幻觉中，他们俩竟得意地说：“对呀，就是我们俩开的枪呀！我们俩把梭子里的子弹全都打光了！”

【 7 】

即便知道了两名案犯被迅速地抓获，徐永年依然满脸冰霜，在二楼小会议室，面对着市局主要领导，他拍着桌子，大声地说：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益州的社会治安竟然严峻到这个地步。光天化日之下，两名歹徒竟敢持枪，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杀三人！你们预防工作是怎么做的？凶案发生时，你们的局领导在哪里？你们的广大公安干警在哪里？”

虽然徐永年劈头盖脸地把大家说得面面相觑，但李良没太在意，他很了解徐永年，开始的狠批评意味着接下来是狠表扬。

果然，徐永年批评完之后，就开始热情洋溢了：

“益州市局在案发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将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这同样令我没有想到。看起来，你们益州市局已经在险恶的环境中，锻

炼出了一支过硬的刑侦队伍。作为厅里过去一直搞刑侦的老同志，我感到很欣慰，我为全省刑侦能有这样一支队伍，感到骄傲。”

公安工作主要是打击和预防。发生这么大的血案，防范虽然没做好，但能迅速地破案，对益州市公安工作表扬表扬一点儿也不为过。

表扬完之后，徐永年提出了具体要求：“接下来，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再破大案。益州现在的治安环境如此严峻，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通过这起涉枪‘严暴’案件的侦破，希望你们能够‘一案带多案’，尽最大可能，深挖余罪，让益州市的社会治安来一次大转变！”

【 8 】

案件发生后，警察破案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傻呵呵地只盯着自己手头这一个案子。中国警力严重不足，每个一线警察手里都同时捏着几个案子。所以，无论侦破哪个案子，警察都要“由人到案”或“由案到人”。“一案带多案”是每个一线警察的工作常态。

为了深挖余罪，苏岩刚刚抓到钱凯、吴立波，就开始了“一案带多案”。

苏岩是刑警支队负责“命案”的大队长，钱凯、吴立波在他的辖区干出了这样惊人的血案，苏岩气得恨不能扒了他俩的皮。但苏岩现在一点也没看出生气的样子，反而在车里就开始给钱凯、吴立波掏烟点烟，弄得像亲兄弟似的。

钱凯、吴立波还处在毒品的幻觉里，这对苏岩是机会。处在幻觉里

的钱凯、吴立波感觉自己无比地了不起。苏岩就用温柔的方式，帮着他们继续着这种了不起。

钱凯说：“我把枪口顶在了聂树远的脑门上，我亲眼看到他的脑浆被打了出来！”

苏岩说：“是吗？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

钱凯说：“那你不如我，这次我是亲眼所见。”

苏岩又对吴立波说：“聂树远的脑浆被打出来，你看到了吗？”

吴立波说：“我当然看到了，我就在旁边呀！”

没等苏岩继续问，吴立波就开始滔滔不绝：“太有意思了。开始，我没想开枪，元哥让我们把聂树远干死就完了。我心想，干死一个不如把他们全都干死算了。”

苏岩竖起了大拇指：“吴立波，过去你给我的印象是胆小如鼠，没想到，你原来这么牛逼呀！佩服佩服！”

苏岩嘴上说佩服，心里恨不能立刻掏出枪直接把他俩全都毙了！

一线警察都有这个本领，心里想的和实际说的能够做到绝对的相反。

苏岩压抑着内心的愤怒，无比温柔地让钱凯和吴立波感觉他们俩是真正了不起的大男人。

于是，自我感觉了不起的钱凯、吴立波争先恐后地诉说他们俩为什么要杀聂树远，为什么杀完聂树远还要把彭云河和那两个小兄弟统统都给杀了。

【9】

处在毒品幻觉里的口供是不能完全相信的。好在他们俩与彭云河的口供是可以相互印证。

彭云河的身上挨了两枪都不致命，当天夜里被抢救过来之后，就能很清楚地说出话来。

根据彭云河的口供加上钱凯和吴立波的诉说，案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水落石出。

聂树远出狱后扬言要报复刘元，刘元的哥哥刘唐担心引发血案影响到自己，就让弟弟刘元拿钱摆平聂树远，但没承想，弟弟刘元竟让钱凯、吴立波当众枪杀了聂树远等人。

局长李良把苏岩叫到自己办公室，直接向厅长徐永年汇报。

徐永年问得很细：“刘元为什么要杀聂树远？”

苏岩说：“因为聂树远老吹牛，刘元觉得自己没了面子。”

徐永年问：“仅仅因为自己没了面子，刘元就要当众杀人？”

苏岩说：“是的。”

徐永年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他又问：“刘元是亲自向钱凯、吴立波下的命令吗？”

苏岩说：“是的。”

刘元在益州这里是老大，他不允许别人向其挑战，哪怕吹牛也不行。刘元在益州的不可一世，徐永年早有耳闻。但刘元狂妄到这个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